

譯 薪 枕 朱

女婦之斯羅俄

1 9 2 3

海 上

行 發 局 書 智 民

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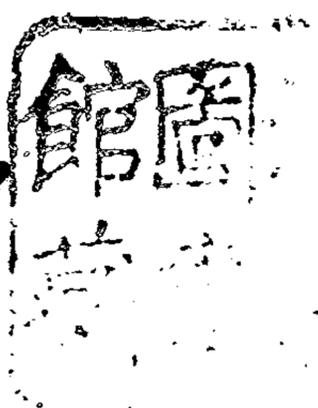
俄國沒有女權運動——單獨的女性一階級的運動。俄國的婦女，簡直就是男子。伊們的事業，可說就是人類的事業。伊們作事的動機，原以人類全體的幸福為目標，非專為伊們自己一階級計。

惟其如此，所以俄國的婦女，與世界其他各國的婦女不同。西歐婦女運動的先驅所做的事，伊們為之，都能勝任；伊們所做的事，不但西歐的婦女，我恐世界其他各國的婦女，都是望塵莫及的。

我要使中國人洞悉俄國的婦女能力之偉大與雄厚，我覺得有輯譯此本小冊子的必要。書中共有四篇短文。第一，第二兩篇的作者，為美

小序

544.5948
828
2



A 066100

國妣姐女士，(Miss. Bessie Beatty) 伊是舊金山公報特派駐俄的戰事通信員，這二文都從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俄羅斯之赤心」(The Red Heart of Russia) 一書內譯出。第三文則為俄國哥倫泰女士 (Alexander Kollontai) 所著，伊是俄國政府的委員長之一，此文為伊近著，我旅俄時曾讀得一過，讀後即行譯成中文，無奈歸途中諸多困難，被劫後復被捕，不得已，遂將譯文棄之於路；回國後承譔大岑君送我原書，我得再行譯出，這是我要特別感謝譔君的。最後一文為惠爾斯 (Hulet M. Wells) 所著，四文的原著者中，祇有他一人是男子。

目錄

俄國參與歐戰的婦女…………… 妣姐著

俄國革命中的女傑…………… 妣姐著

蘇維埃俄羅斯底婦女…………… 哥倫泰著

俄國東方的婦女…………… 惠爾斯著

俄國參與歐戰的婦女

Miss. Bessie Beatty 著

○

瑪麗女士 (Miss. Marie BachkaroVa) 自己對自己說道：『男人不打仗了，男人不打仗了！』 伊又說道：『女子——女子要去打仗了！』 一九一七年夏天，伊就在俄國軍隊中充當軍官。世界上女子爲軍官的，要算伊是第一人了。伊帶了二百五十個年富力强的女兵。每個女兵底袖上，都繡着紅黑二色。

『紅』——爲『革命』的永久而戰。

『黑』——爲其失敗能減損俄國的價值而戰。

俄國參與歐戰的婦女

一

○ 俄國在現在的時候，無論幹什麼事情，都要發表一種宣言。女兵們到前線去打仗之前，伊們也公布了三種宣言。

第一種是『告俄國底婦女。』

伊們說：『以你墮落的女傑底名義，來加入我們底軍隊，和我們去共同作戰。拭乾你們底眼淚，醫治俄國底傷痕，來加入我們底戰線去共同作戰。你們就以你們底生命來保護俄國罷。』

第二種是『告兵士。』

伊們說：『我們底心地，簡直已拋去最後的一線希望了，惟期一死而已。我們素稱柔弱的女子，現在仍復恢復以前強悍的地位，現在來保

護我們的兒童，免受羞辱；這也是保護我們國家底自由。你們也要努力，否則，我們將輕視你們無能了。」

第三種是「告逃兵。」

伊們說：「醒醒罷，看看清楚，你們賣你們兒童麵包給德國人吃的人。這是很快的，轉瞬間，恐怕你們反要來攻擊我們了。我們要唾罵你們。痛罵你們到「不亦樂乎」——現在正是拿了軍械去和敵人打仗的時候。我們只能努力從事戰爭，纔能將敵人逐出俄國國外。我們只有用了刀鎗，纔能得到永久的和平。向前去抵抗敵人！我們和你們一同去死！」

○

呢娜 (Nina) 是個女兵，伊能操英法二國語言。一日，我看見伊和伊底鎗頭接吻。

「我愛我底鎗，」伊這樣的對我說。

「爲什麼呢？」我問。

「因爲他能擊死敵人。我亦愛我底刺刀。我愛一切軍械。我愛能擊死敵人的一切東西。」

一晚，我正坐着梳髮。伊來了，我對伊說道：「你歡喜剪髮麼？」

「在普通的女子一方面講，我不主張如此。但在兵士一方面講，我却絕對的主張如此。」伊答道。

○

不久，伊們都到前線去實地從事戰爭了。又不久，有二十個受傷的女兵從前線送回來了。一個受傷的女兵說道：「我受傷的時候，神志已昏，所以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很奇怪，我們奮發專心要去擊死敵人的時候，實在沒有餘暇去想到「怕」之一字了。」

瑪亞 (Marga Shridlova) 說：「不，我是不怕的。我們二百五十人中沒有一人是怕的。我們只盼望死，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我們前面。」

俄國參與歐戰的婦女

俄國革命中的女傑

Miss. Bessie Beatty 著

○

俄國沒有女權運動。俄國底人民，因階級底壓迫，故常有階級的覺悟。俄國舊時代婦女底權利，與男子比較起來，相差只有些微的幾分。實在因為差別太少了，所以就常常被人家忽略過去了。伊們單獨的一階級底痛苦，不及全體的羣衆的痛苦來得大。避小就大，俄國沒有女權運動，祇有階級爭鬥。俄國底爭鬥，大概都是人類要做「人」的爭鬥，甚於二性間的爭鬥。

當恐怖主義 (Terrorism) 盛行之時，婦女亦和男子一樣的去擲炸

彈。於是，政府就把伊們捉入監獄，罰作苦工；有的流放至西伯利亞，有的甚而至於斬首。伊們用伊們底精力，流伊們底熱血，竟和男虛無黨員一樣的多，一樣勇敢，一樣的奮勉。

當自由神踏入俄國疆土的時候，沒有一人問到婦女分占權利的話。伊們雖不做女權運動者，伊們却做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孟雪維克黨，布爾雪維克黨諸黨底黨員。

俄國行政的官吏，大多數都屬之於男子，俄國各地的情形都是這樣的；然而世間造成這燦爛世界的原動力，大部份還屬之於婦女。俄國底婦女，都做西方婦女所做的事。亞歷山大戲院。(Alexandevski Theatre)裏所開的民主大會，婦女在會中所佔的議席，我們可以計算一計算。會

中共有一千六百名代表，內中二十三人是婦女。此外還有幾個婦女當速記的，伊們也計算投票的數目。

戰爭送給俄國婦女羣衆的負擔，革命並沒有把他減輕。國家的紊亂狀態日甚一日；婦女看護家庭，使家人免於饑餓的責任，亦日重一日。伊們耕田看牛；伊們掃街修路；（指鐵道而言）伊們立在食店門前，等待領取伊們小孩的麵包與牛乳，往往等待了許久纔能領到。伊們期望革命成功的心理，亦和男子一樣的深切與堅實，不過伊們比較的沒有餘暇閒談罷了。伊們也從工廠中出來去奮鬥，伊們有一次已預備和敵人實行開戰了。伊們是革命中靜默的女英雄，這種精神，伊們在戰爭的時候，就已表現出來了。雖則伊們受盡許多痛苦，然而伊們流淚的時候却不

多。

俄國的婦女羣衆之中，有五位特出的人才，伊們都享有很高很大的名。伊們五人底姓名如下：

喀雪林勃來希柯夫斯喀亞

瑪麗施庇里德諾瓦

巴尼娜

亞歷山大哥倫泰

皮脫娜柯

Katherine Breshkovskaya

Marie Spiridonova

Countess Panina

Alexandira Kalontai

Madame Bitsenko



俄國革命祖母勃來希柯夫斯喀亞底精神，現時現地，沒人能比伊再完美了。伊此時非常快樂，竟達到快樂的最高度。伊雖經歷千辛萬苦，但伊這種偉大的，強盛的，堅深的精神，總是百折不撓的。伊雖遭人種種虐待，但伊這顆渴望俄國自由的赤心，總不稍變。伊心地光明純潔，從事於人的奮鬥事業，已足有五十年了。這種長期間的革命生涯，盡是各種痛苦、的、滙聚，但伊總以最後的成功爲念，眼前的痛苦，是算不得什麼的。

革命發生之日，正伊流放在西伯利亞之時。革命告成之後，他們就把伊送回老家，非常尊崇伊；他們把伊召至冬宮（Winter Palace）就叫伊住在那邊。伊住在一間小房間內，自奉很樸素，平常伊總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會見伊的時候，伊已有七十三歲了。看伊眼睛的光明，聽伊聲音的響亮，窺伊精神的矍鑠，竟還是一位年富力強的少女呢！我在彼得格勒所見的精神煥發的人，恐怕要算伊第一了。

我到那間小房間內去看伊，正有位朋友和伊談話。他說：「祖母知道的。他們不是都這樣說麼？伊的日子都很好的，然而伊的日子是已過去的了。」

他走了之後，伊就轉身對着我，微微地歎了一口氣，說道：「他是我的

一位朋友，他曾坐了念年監獄。他雖稱堅強，然而男人——我以為男人總不及婦女堅強。我看他們不能嘗受這樣許多痛苦，他們沒有這樣堅強的心腸。於是他們就氣餒了。」

此時，從克倫斯基 (Kerensky) 那邊來了一位報信人，說有一團軍隊兵變了，這纔中止了我倆底談話。

「我一定要就去。」伊說，「去忠告那些頑皮的孩子。」

移時，美國紅十字會送來了一張請客單。

「自然，我是要到我親愛的美國人那邊去的。」伊說，「就是他們要和我談話至半日之久，我也是情願的。」

我們在俄國方面，沒有什麼好朋友。伊愛美國，伊更愛美國人。伊

講伊在我們國內經過的事實，歷久不倦。伊曾講到關於亞丹，(Jane Adams) 布拉克威爾，(Alice Stone Blackwell) 普爾，(Ernest Poole) 蒲拉特 (Arthur Bullard) 諸人的話。伊話：『他們對我都很好，當我流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他們都寫信來安慰我，又寄報來慰我寂寞。他們始終沒有一次忘記過我。他們教我英語，無奈我說得實在不好。』

我遂問伊，美國能幫助俄國什麼呢？伊答道：『總不要讓我們單獨纔好，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你們須實行援手。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們還得繼續向前做去。我們需要你們幫助的地方很多。我們的危險，都是只從我們自己方面來的。我們內部的建設，非常困難。休戰之後，我們辦事就容易了。然而這仍是很困難的，我們底兵士，已疲倦而

無力了，他們並且很糊塗，他們不明白俄國底危險。俄國國土雖然廣漠，且又異常富有，其奈俄國沒有完全文明的國民何！伊又接着說道：『我們要人幫助，我們要人指教。怎樣做法——說來說去，只是這一個問題。』

我們又談到俄國底婦女狀況。伊說：『我們底婦女，都是很好的。然而伊們不甚活動；伊們是不大出力的，從前伊們常常等待——要等待人家底許可。我們沒有自己隨意行動的自由。現在呢，我們有自由了，可憐我們又沒有經驗。我之所以能做事的原因，也無非是『一無所畏』幾個字。我畢生毫無所畏，我畢生常常做事。事體的大，就在於着手的時候。你們大多都已着手了，只是俄國底婦女——伊們底能力與道德，

是完全無缺憾的，伊們只缺乏做事的意志罷了。」

凡是俄國底問題，不論大小，都深深印在這位革命祖母底心裏。伊不以爲眼前的悲慘能妨礙將來的發展，伊總是努力前進。伊幼時本爲大地主底女兒，成人後，因事幽禁在彼得保羅礮台(Fortress of Peter and Paul)的暗牢之內，又在西伯利亞做了多年的苦工。伊一生常和別人的憂悶相接觸，伊更能了解他人的憂悶而表示一種深刻的同情。伊說：「我回顧我過去的生活，我幼時的精神，不因真理與基督教義的衝突而感痛苦；但是當我五歲的時候，我常因別人的悲哀而自己心碎。現在我爲車夫流淚，我爲女傭流淚，我更爲工人流淚。有時我還要爲窮苦的被壓迫的農奴流淚。我要自由之光照耀之後，我纔能安安心心地生活。」

我聽鐘聲，我很奇怪他們叫我等待呢。」

俄羅斯共和國國會開會議的時候，我看見克倫斯基把個小槌（Gavel—議長用具）放在伊的手上，請伊爲第一任主席。此時伊雪白的捲髮上，覆了一方頭帕，頸之四圍，圍了一塊頸布，伊就接受了這個小槌。

克倫斯基政府將倒之前，我又和伊會見一面，這是我倆末次的會面了。此後，伊就辭職不幹了。伊被捕的消息，竟傳遍了全世界，不過這都是謠傳。那些少年革命家對於政治的意見，雖然和伊不同，但因敬崇這位革命祖母的情感之熱烈，不由得就把要傷害伊的初心壓平下去了。伊一時住在彼得格勒很平安；伊住在五層樓上面。隨後，伊就去莫斯科了。

我離開俄羅斯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伊，聽說伊仍是很平安。我知道伊雖失意，然總堅持德皇不能像俄皇那般的來蹂躪俄國人民底公意的。

○

喀雪林勃來希柯夫斯喀亞與瑪麗施庇里德諾瓦二人革命的精神及毅力，俄國婦女之中，再也沒有能及到伊倆的人了。

假使我們寫部布黨政府的年史，我們就要常常寫到革命的政治大舞台上瑪麗與列寧。(Nicholas Lenin)辯論及對敵的事情。瑪麗身高不到五尺，體重不到九十磅，伊是個世上最小最弱的女子；但伊卻是俄國最有權力的人——『農民俄羅斯底小將軍。』

我常常聽到瑪麗在羣衆中高聲喊道：『毒伐立欺！毒伐立欺！』
我常常聽到瑪麗在羣衆中高聲喊道：『毒伐立欺！毒伐立欺！』
我常常聽到瑪麗在羣衆中高聲喊道：『毒伐立欺！毒伐立欺！』

「怯！ 怯！ 同志們！ 同志們！ 平靜啊！ 平靜啊！」

在法律上講，伊是應當處死刑的。當伊還是個幼女的時候，伊只覺得伊本國的黑暗，別的一無所曉，伊就被俄皇政府底命令判處死刑了。

伊初入獄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哥薩克官吏真能克盡厥職，處伊嚴酷而兇毒的刑罰，伊昏去總有一百次之多。然而伊沒有死，對伊用酷刑的人們，倒反立刻被人家私下弄死了。伊的同志都說這是應當如此的，果然如此辦了。

伊後來在西伯利亞做了十年苦工，以伊這樣瘦弱的身體，伊的死，自然在意料之中，不知怎的，伊竟沒有死去，真是出人意外了。

俄國革命的消息傳入東北西伯利亞去的時候，伊還活着，伊正等候

着呢。

伊皮色骨的雙頰，有二個紅而亮的斑點，伊狹窄的胸膛，因酷刑的拷打，現在患咳很劇。他們把伊送回到彼得格勒，輕輕把伊放在預備流徙返家的保護院內的牀上。——把伊放在牀上，好讓伊安安靜靜地去死。

一九一七年的春夏二季，伊從狹小的保護院裏出來，加入革命運動。革命成功後，俄國各地的農民，都接二連三的到彼得格勒來開農民代表會議，在各種農民代表會議裏面，伊總是一位最重要的人物。

三十年之前，當湯布夫 (Tambour) 執政之時，離伊後日幽禁在內的監獄不遠，有一所小房子，瑪麗和伊母親與二個姊妹，就同住在這所小房子裏。伊得着教育上特殊的利益，就打算做個醫生。伊長大成人後，深

痛俄國人民的困苦，激發天良，鼓起無限的同情，遂拋棄伊從前各種計劃，專從事於革命事業。

湯布夫非常暴虐，對待農民，尤其專制。農民恐怖已極，惟恐其派哥薩克兵去傷害他們，去鞭撻他們，甚至去焚燒他們底房屋。

湯布夫與瑪麗二人，真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們倆猝然相遇在一個小村莊裏邊，當時有個農家幼女被捕了，受盡哥薩克兵慘無人道的虐待，最後並把伊擲入湖內。

長官知道了，並不禁止，也不科罰。是夜，村中有雙深藍而帶紅的眼睛，一夜沒有閉眼。翌晨，瑪麗醒了，伊立刻就決定伊一定要如此做了。伊先尋得一枝手鎗，後又尋到長官湯布夫。他此時正在火車站，和哥薩

克衛兵在一起。伊在哥薩克兵前放了五鎗，哥薩克兵就拔起刀來，已近伊身邊了。伊見他們來了，就想自戕，但是他們手脚很快，立時就把伊捉住。他們遂把伊力擲到街旁的邊路那邊，他們個個都喊道：

「打死伊！」

「殺死伊！」

隨後他們又把伊拖下路梯，伊頭就在路上直滾。他們又拖住伊棧色的長辮，使伊起立，於是遂把伊投入獄中。

伊在獄中，他們把伊的衣服盡行剝下，鞭撻伊，譏罵伊，喊道：「你現在好給我們一篇激動的演說了！」

伊們把燃着的烟捲燒伊的嫩肉，又把厚重的皮靴踏伊的小腳。他

們又用別的種種凶狠的，嚴酷的，非人所能忍受的毒刑，加諸伊身，他們一個一個，前前後後，都用皮靴踢伊，踢伊的胸，又踢伊的背，還要高聲喊道：「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你同志的姓名了！……快些說出來，你這個惡棍，否則，我們還是繼續上刑的！你不要受刑，就快些說出來！」

可憐的瑪麗，始終不說。伊也不對他們演說。伊始終不說出伊同志的姓名，伊只是隻字不吐。

次夜，他們把伊送到湯布夫那邊去。他們鞫問一過，就判決處伊死刑。當那審判的時候，他們問伊有什麼話要為伊自己辯護否，伊答道：

「我此生，就要被你們處死了。你們可斬我至無數小塊，你們既已如此對我，你們就可殺我至幾千刀。你們可用種種毒刑，加之我身。」

你們的刑罰，我已受盡了，你們也沒有再比這種種還要酷毒的刑罰了。我是不怕死的。你們能殺死我的肉體，不能破壞我的信仰，我相信民衆自由與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瑪麗被虐的事情，外間傳布得很快很快。俄國底人民，都把伊牢牢地印在心坎深處。因同情心的熱烈，人都爲伊深抱不平。因此，俄皇對伊的處置方法，就和湯布夫的不同。伊年紀這樣的輕，伊受苦這樣的重，伊身體又這樣的瘦小與脆弱，這都能激起人民深刻的同情。人家對此，都誓言俄國應要自由的。

法國人聽到伊的消息，就立刻組織了一個團體，專以營救爲目的；英美二國的人民，亦大聲疾呼地可憐伊，想出種種方法去救伊。結果俄皇

因內外反對風潮的劇烈，就把死刑減爲流刑，罰伊在西伯利亞做苦工。瑪麗自己是不快樂的，伊絕不憐惜伊自己一個人的。伊說：

「假使美國人民對於這個俄國底幼女表同情，告訴他們，他們更應當對於這個幼女的祖國表同情才好。我個人自己絕的不要什麼名利，只因爲我喪失自由已很久了。我的赤心，我的靈魂，我都已送給大家了。」

俄國革命家的心理，大概都是如此的。他們注重實現理想的運動，看輕個人一己的生命。他們不願說到個人方面的話，他們願意爲大眾而死。

話雖如此，然而革命家的生活，也大多和其他平常人的生活相同。

他們有他們個人的快樂，他們也有他們個人的憂患。他們有他們極大的愛情，他們也有他們很小的怨恨。他們有他們的幸福，他們也有他們自己個人心碎的時候。瑪麗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當伊流放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他遇到從南俄羅斯那邊來的一位革命家，他的名字叫做亞歷山大台康斯基。(Alexander Dekensky) 他和伊一般的年輕，心裏也充滿了革命之火。他倆有他倆的共同原因，就是同是年輕，同是孤寂，同屬同志。所以，他們二人不由得就發生了戀愛了。

瑪麗所處的監獄裏邊，還有別的九個女政治犯。當俄國革命的消息傳來之時，釋放政治犯的命令也下了，但是名單上面，却祇有八個名字。獄官緩緩地朗讀伊們的名字，伊們都互相觀望，面上現出一種愉快的

容貌，同時又現出一種懷疑的態度。伊們所日夜思維，朝夕從事，伊們爲之受痛苦，有的爲之喪失性命的理想，現在已成爲事實了。獄官讀完了這張名單之後，有二個沒有讀着名字的人，雙眼上都現在二條深刻的痛苦之痕。伊倆頓時發抖，連嘴唇都顫動了。伊倆孤苦的同聲說道：「我們如何辦法呢？」獄官搖搖頭，沒有辦法。他答道：「你們還要等在這里。」瑪麗說道：「如此，我們一個都不要出去！」

於是，伊們就一個也沒有出來，大家同在裏面等候消息；那天壁壘森嚴的獄牆，不能如平日一般的壓下伊們反躍的精神，硬叫伊們快樂了。

翌日，第二個電報來了，諭令十人通行釋放，伊們十人得到這個消息，就很快樂的一同起程到彼得格勒來了。伊們的行程，是一種凱旋的行

程。

瑪麗到彼得格勒後，就臥病在牀上。此時，台康斯基因通敵事，在哇台沙（Odessa）地方爲工兵代表蘇維埃捕獲，他們就把他幽禁在那邊。人家把這消息告訴瑪麗的時候，伊病還未起牀呢。

瑪麗愈病愈重，奄奄一息，靜養三個星期，絕對不見親友。恰好在這個時候，台康斯基從獄中脫逃出外了。瑪麗病愈後，在彼得格勒公開宣稱台康斯基之無罪。伊的從事革命運動，較前更形猛烈了。

我第一次在亞歷山大戲院裏開民主大會的時候遇見伊。伊雙頰上二個紅斑點，這夜特別的發亮，伊一雙藍而帶紅的眼睛，正和小燭的暗影一般，伊當晚是伊黨——社會革命黨左派——裏的代表發言人；伊

走上演說台，發表了一篇關於一黨進行計畫之簡單的，激烈的報告。

當政治上的形勢危急之時，克倫斯基已遭人攻擊得很激烈了。

全權歸於蘇維埃]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的呼聲，也唱得更高更堅了。瑪麗雖不是布爾什維克黨 (Bolshevik Party) 底黨員，且又是反對布黨政策的人，然伊知道農民的土地饑荒，已困到極點，再不如願以償是不行了。政府如不承認這種直接的要求，那末，政府也不能存在的。因此，伊就實行和布黨通力合作了。

我第一次和伊在茶室內談話，伊現出很瘦弱，很疲勞的樣子，伊告訴我，伊每晚只睡二小時。伊終日忙於見客，會內會外的農民，接二連三，成羣的去看伊，他們都要去找伊，和伊討論一切事情。此外，伊又要出席

各種會議，如社會革命黨左派的預選會，以及從鄉間派來的農民代表會議等等。閉會之後，伊更要編輯一種專討論農民間土地分配問題的報紙。

當十一月革命，推翻聯合政府，布黨代之而握政權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說到社會革命黨左派與布黨合併的話，就中以瑪麗的呼聲爲最響。

伊說，我們如不加入人民委員會，就無異自己站在反革命者的一方面去。所以伊起初很願意得到一個委員的位置，後來伊卻拒絕了。伊想，單是一個農民領袖的地位，要比這種什麼委員好得多了。這一年內，我已有多次看見伊和周諾夫（Victor Tchunoff）二人互相辯論，辯論的結果，常常總是瑪麗勝的。

○ 俄國第一個取得內閣閣員位置的婦女，是巴尼娜。當克倫斯基執政之時，伊初爲國民福利部次長，(Assistant Minister of Public Welfare) 後來就調往教育部裏去。巴尼娜極端反對俄皇底專制，伊可算是專制時代具偉大精神，高深理想的婦女團體中一位最好的代表。在俄皇當朝之時，伊本是一位急激的反抗者，然而革命家底急進主義，繼續增高，日進無已，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伊不由得就漸漸成爲比較的偏於守舊方面去了。克倫斯基倒後，伊即被捕。

○ 巴尼娜的繼承人，是亞歷山大哥倫泰，伊是布黨底黨員。七月舉事

失敗後，伊亦被捕，但是他們沒有明白的證據，好坐伊的罪，不久就把伊釋放了。

我第一次在斯穆爾耐學院 (Smolny Institute) 中遇見伊，時期正在蘇維埃取得政權之後。布黨正在那邊從事組織人民委員會。哥倫泰被推為福利委員會 (Commissary of Welfare) 底委員長。那時有位朋友介紹我和伊談話，於是我倆就在一起喝茶。我問伊道：『你將為總長麼？』伊笑了一笑，答道：『不，真的不，假使他們推我做總長，我將和那些總長一般的懶做得。』

後來，伊果然做了總長。我們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幾個月後，我去訪伊。伊說：『我真懶做得。我們做事的人，實在非常的少啊。』

哥倫泰出身於上流社會。伊嫁給一個俄國的機械工程師爲妻。據伊自己說：一八八九年以前，伊絕未想到社會的現狀如何，這一年，伊和伊丈夫在工廠林立的城市裏同住了一個星期，伊纔有些覺悟。伊說：

「我在工廠裏消磨了幾天，我受的刺激很多。我此生的生活，於是就從此大變了。我覺得我一定要設法去協助改善他們工人的生活，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我本不懂社會主義，我就從此開始研究，我從書中找出我的到社會主義之路徑。隨後我又到鋤立氣（Nefit）去研究經濟學，我此時就變爲一個革命家了，我曾受過九年的流刑。」

在十一月革命的時候，伊說：

「假使我們戰敗了，我們也已做了一番很大的事業了。我們只是破壞，我們只是破壞舊有的一切。提高世界文化的建設的工作，還須待其餘別的國家來擔任。」

伊改社會福利二字爲「社會平安」(Social Security)二字，後就改稱社會平安委員會了。伊規定辦事人員的月薪，一月最多只有六百盧布。

俄國殘廢的兵士，共有二百五十萬人，一九一八年正月，還有其餘病的，傷的兵士，也有四百萬人之多。更有爲數近五十萬的兒童，都受這個委員會的保護與養育。

在諸文明國中，俄國嬰兒的死亡率最高。因之哥倫泰就設立一所

母親院，預備作爲母親的生育之所，伊想把這所母親院作爲全國之模範。好使他人做行，以期遍設全俄。他們規定產前產後，各八星期，爲母親的，都能到母親院裏去。

人民委員會通過了幾項保護母性的議案，這都出於哥倫泰之手。保姆每日的工作時間，減至四小時。工人產前產後，都有一定的休息時期，而工資仍照給。

○

皮脫娜柯是到勃萊斯脫立托扶斯克(Brest-Litovsk)去的和議代表團裏的一位女代表。他們從彼得格勒出發後，我才知道有這件事。所以要說也無從說起了。

俄國革命中的女傑

蘇維埃俄羅斯的婦女

Alexander Kollontai 著

緒論

俄國沒有單獨的婦女運動。爲無產階級專政與其實現的奮鬥，以及別的種種企圖創立民主國家的運動，都是由於男女二性的無產階級共同從事的。要謀共同一致的運動與奮鬥成功，共產黨主張凡有能力活動的婦女，都要加入共產黨，共同從事蘇維埃國家的建設工作，與反對世界第一個工人的國家，即蘇維埃俄羅斯(Soviet Russia)的內外敵人奮鬥。

一九一七年春，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醞釀的時候，布爾扎維克黨的中

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行一種特別雜誌，名「勞動婦女」(The Working Woman) 對於勞動婦女應取得公民權的問題，討論得很詳細；發行的目的，就在勞動婦女間宣傳主義，使伊們都投入布爾札維雪姆(Bolshevism)的旗幟之下。

當克倫斯基(Kerensky)執政之日，正是有產階級的加文主義(Bourgeois Chauvinism)極盛之時，亦正是投降俄國有產階級政府的花尙未萎謝的時候，勞動婦女的編輯部，於是年六月召集一國際會議，反對流血的世界大戰爭。這事足爲克倫斯基出兵的一種打擊。此次國際會議，是俄國第一項公開的國際會議，曾發表一種宣言，勸告全世界工人，作一致的團結。是年秋，爲工人謀獲蘇維埃政權(Soviet Power)而奮鬥

最劇烈的時候，他們曾遭郭尼羅夫將軍(General Koriok)恫嚇的打擊。有階級覺悟的婦女有見及此，遂追隨布爾扎維克黨之後，取一致的行動，很占勢力。但當時大部份勞農婦女的羣衆，却還沒有加入這種運動。伊們仍是一味服從，伊們忍受俄國戰爭所造成的經濟解組，災禍與痛苦之種種有加無已的擔負。

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後，工人獲得政權，即賦給婦女以各種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權利，爲世界開一新紀元，消滅數千來不平的事實。在蘇維埃俄羅斯的婦女，於是就能享受生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與男子同等的機會。

十月革命開始的時候，共產黨(Communist Party)急於要得女共產

主義者的援助，與表同情於蘇維埃政府之各種女工的幫忙。婦女乃得被任爲人民委員會底委員，或擔任其他政治上重大的職務。自此時而後，婦女就擔負國家最重要的事務了。蘇維埃政府初行成立，俄國的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es) 就有一女子在其中爲委員了。(譯者註：這位女子就是著者自己。) 婦女大多都要試着去做那新成立的蘇維埃制度的建設工作。然而除此之外，大部份的婦女羣衆，其中尤以農女爲甚，都很反對蘇維埃政府。伊們不知道要經過工人獲得蘇維埃政權的步驟，伊們纔能解放。如社會福利委員會，(Commissarias of Social Welfare) 主張擬將亞歷山大寺院(Alexander Nevskz Monastery) 改爲殘疾院，以致激起很暴烈的反抗運動。信仰宗教的女

尼們，相聚在彼得格勒的街市中遊行，口唱宗教歌，手捧神像，(Icons) 藉以表示一種反抗的精神。

分配食物的地方，我們最易在那邊聽到反對革命的怨語。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了了解新政府所行的新的食物分配制度的緣故。這種新的食物分配制度初行的時候，因手續上的關係，往往使他們等待過久；而經過四年大戰的婦女，受生活程度高漲的影響，已喪失含辛茹苦，沈默無語的美德，於是遂表示一種很不滿意的狀態。

共產黨的「門」對於一般勞動婦女，開得很大，（譯者注：這就是說，他們對於女工的加入，其條件特別寬宏。）然而伊們還是徘徊不前。法律賦給婦女加入蘇維埃的全權。借了蘇維埃的權力，伊們儘有機會

去改善伊們的生活，增進伊們的地位。但是大多數勞農婦女的羣衆，對於蘇維埃政府都很恐怖。伊們以爲共產黨人是破壞秩序，擾亂治安的人，伊們又以爲共產黨人是提倡無神論的人，要使教會與國家分離，更要驅逐兒童的母親，收兒童爲國有。婦女的恐怖與不滿意，以及對於共產主義的反對，大部份都是因爲感於所受的痛苦，饑餓與他種困難而起的。

一九一八年冬，反革命派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援助，企圖推翻蘇維埃政府，剷除布爾札維克的勢力；共產黨遂覺得有對於無產階級婦女促起階級覺悟的必要。因爲不參加發展蘇維埃權力上工作的婦女，多少總是反革命分子，要謀共產主義的發展，共產黨就努力從事此項宣傳運動，以冀獲得婦女的同情，使伊們都擁護蘇維埃政府。不過共

產黨這種宣傳運動，效力很微弱，簡直沒有有效果可言。要想接近最貧苦的勞農婦女，感化伊們，只好另尋別法了。共產黨就實際觀察的結果，覺得政治運動的方法，當先教育一般婦女，使伊們能充分行使伊們的職權，而共同從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建設工作。

團結勞動婦女的方法

共產黨中少數的女共產黨員，發起召集一全國勞動婦女會議，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輔助；於是第一次全俄無產階級婦女大會，（The First All-Russian Congress of Proletarian Women）遂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開會。赴會的代表，都由俄國各地勞農婦女所選

出，數達千人以上。會中討論宣傳的方法，確定了一種對於勞動婦女運動的新計劃。該會得共產黨的指導，決計組織各種對於婦女宣傳主義的委員會。委員會的目的，要使俄國無產階級的婦女，個個都從事這勞動國家的建設工作，並喚醒伊們，使爲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委員會的努力，就在達此目的。這種目的，共產黨認爲絕對的正確。

各種委員會的實行宣傳主義，不僅口頭或文字上說說寫寫就算了的，宣傳之外，還得繼之以實行。要增加覺悟與有能力的共產黨員，就須使婦女與男子共同從事蘇維埃機關中實際上與建設上的工作。這能在實際上變化及改良伊們的生活狀態。委員會因爲這種緣故，就設立了一種特別的機關。定期召齊勞動婦女的代表會議，使無產階級的婦

女，得與共產黨接近。各工廠與各機關的婦女，每二十五人至五十人中，得選派一代表，參與每週的代表會議。代表的任期，都以三月為限。在開會時，各代表都有機會去了解目前政治上的事情，更有機會到各機關去實地從事工作，尤以關於婦女解放方面的事務為多，如教育，食堂，母性保護等事。伊們除赴會為代表外，還要加入各種行政機關去活動，如勞工保險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abour Insurance) 母性福利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Motherhood Welfare) 蘇維埃各機關的調查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Inspection of Soviet Institutions) 等處，伊們都要加入辦事。伊們更要研究實際上政治組織的方法與制度，因此伊們就要被派到各種蘇維埃機關去實習二月。

共產黨對於婦女的種種設施，既已擴大到了這樣的地步，共產黨勢力的發展，也就在意想之中，而成爲必然的事情了。一九一九年秋，共產黨將勞動婦女委員會改組爲特別的部份。現在俄國各處的地方委員會，及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都設有此種特別的婦女部。婦女部的職務，不僅登錄婦女入黨的名數，並且努力開導伊們，使伊們加入造成共產主義的社會之活動。中央勞動婦女部，(Central Working Women's Department) 曾向共產黨與蘇維埃提出種種解放婦女，免除苦役等等實際上的計劃。

婦女部的事業

婦女部對於婦女所做的事業，就是，由於伊們的提議，通過廢除墮胎

處罪的法律。第八項全俄蘇維埃大會，也通過一決議案，使婦女部從事經濟的生產組織之改造的工作。接着又通過一種條例，凡蘇維埃國內經營與管理生產事業之各種經濟的與行政的機關，婦女都能加入辦事。又組織一種專門從事廢娼運動的特別委員會，更組織了二種保護母性與兒童的特別委員會，這都是婦女部所首先發起的。

婦女部又擬定其他各種計劃，營謀勞動婦女的福利；一九二〇年四月間，所頒布的義務勞動法，關於母親的利益與健康幾點，都特別注意，即其一例。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es）通過一種法律，允准女工到蘇維埃各機關去實習二月，以增進伊們服務社會的能力；此項法律，就是婦女部提出的。

蘇維埃國家建設中的婦女

共產黨以二年半的努力，極力向婦女宣傳共產主義，現已大告成功，工人的國家，現正趨向共產主義一條路上走去。婦女對於蘇維埃的態度，現已大變，一種怨恨與懷疑的心理，現已完全消滅。祇有幾處交通阻隔的地方，共產黨尚未設立婦女部，伊們的態度還是和從前一樣，然而這是例外。共產黨裏女黨員的人數，現在占全數的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婦女裏面，除充代表之外，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實際上從事創立共產主義國家的工作的，也是很多。最近的報告上說，十三省中婦女參加特別的『禮拜六工作』(Saturday Work)者，有十一萬五百五十六人；勞農

婦女之爲各種蘇維埃機關服務的，亦有四千四百五十九人。參加國家經濟改造事業的婦女，爲數竟如是之多；此外婦女的援助紅軍，農民與兒童者，亦復不少。例如『兒童的福利星期』(Child Welfare Week)就是伊們解決兒童問題的運動。總之，伊們在共產黨與蘇維埃裏都很活動，二處同爲重要份子。共產黨對於婦女，不但使伊們到各種蘇維埃機關裏去服務，並且教育伊們，使伊們成爲工人的國家實行共產主義之覺悟的，有力的援助者。

當革命之初日，婦女被選爲蘇維埃議員的，雖然也有，不過擔任重大行政事務的却是絕少。就是現在，婦女充蘇維埃議員的，也不很多。合十三省統計，婦女的總數，僅有六百三十五人；平均每省祇有五十三人。

尙有一更顯著的事實，婦女在縣蘇維埃中，爲數有五百七十四人；但在省蘇維埃中，就只有七人了。莫斯科省蘇維埃中的議員總數，有一千五百人，其中只有一百三十七人是婦女。彼得格勒的女議員，有三百四十人；薩瑪拉 (Samara) 三十人；哈科甫 (Kharkov) 四十人；哇台薩 (Odessa) 僅有十人。去年，婦女在各種行政機關服務的人數，增加頗速。在產業發達的十個省份內，婦女在各種行政機關擔任重大事務的人數，有三千三百四十四人。還有勞動婦女的代表七百〇四人，都被派在莫斯科各種行政機關中實習；其中四十一人已得有正式的位置，爲實習生的有五百十九人，暫時在蘇維埃機關裏服務的共有四千六百六十人。其餘在各種公共機關，如食堂，醫院，兒童院與其他各處服務的人，幾全爲婦女。

謹慎小心，原爲婦女的特性，因此可以免除許多不小心的錯誤。如檢查員一職，婦女的能力尤著。據最近農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婦女在蘇維埃俄羅斯各處充當檢查員的，全國共有二萬五千人。在產業發達的二個省份內，從勞動婦女的代表中選拔爲檢查員的，有三千四百三十六人。彼得格勒一處檢查醫院的婦女，有五十人。又據衛生部的報告，婦女在紅軍醫院中服務的人很多，成績亦很好。伊們組織各種衛生的小團體，又爲兵士修補衣服，尤特別留意於醫院內各種應有的設備。伊們更想出種種方法去安慰傷兵，讀報紙，書籍，雜誌給他們聽，又替他們寫信。總之，伊們看護醫院中受傷或患病的兵士，都非常盡力。

軍隊中的婦女

婦女除在以上所講各處爲國家服務外，伊們也投入軍隊，效忠於國家。十月革命後，反革命者節節進攻，至革命瀕於危境將要失敗的時候，婦女就挺身出來爲國家作戰。過去三年中國內的戰爭，婦女的出力很多。一九一九年，當白黨進攻頓河(Don Basin)與盧幹斯克(Lugansk)的時候，台尼金(Denikin)攻屠拉(Dula)俞台尼克(Murdenich)窺彼得格勒，(Petrograd)婦女此時就和男子並赴戰線，攻擊敵人，以冀掃清敵人的勢力。軍中的婦女，都誓以最後的一滴血，保護各城的安全。當台尼金攻下屠拉後，劇烈的進攻莫斯科時，婦女都決計以死固守，非待全數戰死，斷不令敵人進城。——敵人進城，『只能踏在我們的死屍上

面] (Only over our deadbodies) 進來。

當一九一九年俞台尼克逼近彼得格勒，離城僅數哩時，彼得格勒的婦女之勇敢善戰，差不多沒有一人不知道的。這種强有力的無產階級的婦女，除派送五百名看護婦到前線去從事看護外，還有婦女從事軍役，實行作戰。伊們在嚴寒的天氣中掘戰壕，伊們在機關鎗隊裏非常的出力，伊們也協助安置彼得格勒城之四周的鐵絲網。伊們在禁止逃兵的特別小隊中，尤其是特別的機警。

軍隊中很有許多地方，獲得婦女的援助，這正與有產階級社會中「女子治內」(Women's Place is at home) 的話完全相反了。

就是在有產階級社會中，婦女也有從軍的思想；不過社會上一般人

都很恐怖，深恐因之將家庭破壞了。

當帝國主義戰爭還未終了的時候，歐洲全洲都有婦女從事各種戰役，其中尤以英國從軍的女子特別的衆多；然而這不過是愛國主義宣傳的一種作用罷了。

至於俄國爲保護工人的國家起見，而加入戰線的婦女，却是不然；伊們與歐戰時從軍的婦女大不相同。勞農國家的婦女從事軍役之動機，全爲自衛國家的一個觀念所衝動；這種思想，與平均分任重要經濟問題的擔負一樣，都由於自衛國家的一個觀念衝動所致。所以俄國從事軍役的婦女，不僅是如參與歐戰時之暫時的應急手段，且亦是在保護永久的利益而冒險前往的。

俄國過渡時期中的奮鬥，要保全新的無產階級國家之利益，俄國國民的義務，不僅應當努力作工，且亦必須從事軍役才好。國民都要善用其才，而效忠於國家。婦女亦當努力作工。羣衆之助力擴大，紅軍保護國家之能力便能增厚。婦女對於前線紅軍的勝利，應當特別的關心，因為紅軍是保障蘇維埃政府所給予伊們的自由的。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廢除種種不平等的事實，宣稱婦女與男子平等，給婦女以種種權利，使爲同等的國民。

一九一九年，俄國初發生階級戰爭的時候，婦女參與革命事業的就很多了。當男子組成紅衛軍 (Red Guard) 的時候，婦女亦組織看護隊，追隨紅衛軍之後，以鼓舞勇敢的戰士，使其努力作戰。

政府對於婦女參與戰役這件事，起初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一九一八年，當紅衛軍改編爲正式的紅軍(Red Army)時，那時政府才發令招募男女壯士，同赴前敵從軍；這是政府規定婦女從軍計劃的第一聲。在這個婦女初次從軍的時候，信仰共產主義的婦女，就組織了共產主義的婦女團體，專以在軍中宣傳主義與從事政治上的工作爲目的。此種婦女，因保護無產階級國家的緣故，而與男子共同陣亡的很多。

在軍事革命委員會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uncil) 中，亦有許多共產主義的婦女，在會中服務。婦女在軍隊中表現極大的組織力，其中以女共產黨凱斯泊羅法 (Varssaica Kaspárova) 的組織力爲最偉大。到了今日，婦女在軍隊中服務的人，已不像從前的多了。因爲軍事

的制度變更，婦女也要與男子受同樣的軍事訓練。訓練的結果，能使婦女的軍力雄厚而偉大。因新軍械的進步，凡少女年在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就得與男子受同樣的軍事訓練。在軍事年齡以下的少女，僅訓練其體格，教以初步的兵式體操。此種婦女與男子受同樣的軍事訓練的制度，於一九二〇年六月間實行。實行之後，單在莫斯科一地，受過正式軍事訓練的婦女，爲數已逾一千，現在還在訓練中的婦女，有五千餘人。

此外婦女之在紅軍醫藥部中服務的，其效大著。我們觀察伊們所做種種可敬佩的事實，就能知道伊們那種勇敢與犧牲的精神，實在非常之強。一九一九年，組成了幾個專門訓練紅軍看護婦的特別學校，是年就有六千名婦女，獲得看護婦的畢業證書。現列表如下：

年	份	俄國全國紅軍看護婦的人數	莫斯科一地的人數
一九一九年		一千二百〇四人	二百八十人
一九二〇年		二千四百四十三人	未詳
年	份	俄國全國紅軍看護婦隨員的人數	莫斯科一地的人數
一九一九年		一千〇五人	四百四十人
一九二〇年		一千一百九十三人	四百四十七人

（表中的婦女，都是勞農婦女，伊們都已修畢紅軍看護婦學校的課程。）

俄國的勞農婦女，一生總是工作不息。出其血汗所得的果實，供給伊們所認為同志的兵士。「同志」這字的意義，就是現在為蘇維埃俄羅斯奮鬥的朋友。

一九二二年夏，彼得格勒婦女軍事實習生第一班畢業。畢業的人，不僅具有軍事上的智識，且能在野外安設電話電報等事。一九二〇年，薩瑪拉 (Samara) 與新褒斯克 (Shimbirsk) 二處最後一班的畢業生，在前線上都非常出力，成效卓著。

全國皆兵的軍事訓練，目的無非是要造成堅固強毅的實力，保護國家，反抗敵人。

俄國革命後過去的三年中，婦女在戰役上都很出力。產業中心地

方的婦女，出力尤多，曾派送許多婦女到前線去共同作戰。因為無產階級婦女有階級覺悟的緣故，所以都能很負責任，伊們以國民的資格，竭力援助紅軍戰爭的勝利。當取守勢的戰爭時，婦女在火線的範圍內，總是大膽的抵抗敵人，使其不能逞志；據紅軍大本營的報告，說婦女都非常的勇敢與剛毅。

又據紅軍大本營的統計表上說，紅軍中婦女的死傷數，共達一千八百五十四人。還有醫生，看護婦，機關鎗隊隊員等被俘者也是很多。

公共食堂與婦女

婦女對於公共食堂的組織與管理二方面，盡力頗多。伊們對於兒

童食堂，尤其特別注意。婦女的代表，都要在公共食堂中爲實際上的服務；如基夫（Кіев）與莫斯科省等處的情形，都是如此的。婦女的代表，已在工廠林立的地方，開設了許多公共食堂。（Public Dining Room）

俄國幾處首要城市中的人民，全數都就食於公共食堂。於是救濟擔任苦役的婦女一事，就得漸告成功。有產階級政府，都不曾實行解放婦女，免除伊們每日所要做的苦役。勞農國家却在革命的三年半中，就完全達到此項目的了。

兒童福利與新式教育

女工所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兒童的福利與新的教育方法。伊

們對於此種事務的興味非常濃厚，伊們很願意從事此種工作。現在俄國各地，大城小鎮中，都設有此種學校，專門訓練女教員與看護婦的人材。畢業後的女工的代表，就被派送到各地育嬰院，幼稚園，兒童院等處實地服務。在女共產黨員的指導之下，新的教育方法，都依共產主義的原則實施。至於從前存在有產階級政府之下的孤兒院，現已一概廢除。然而這也是實在的情形，因衣服，食物，書籍與文具的缺乏，足為進行上的一種大障礙。但是女共產黨員仍是努力進行，已引起女工對於兒童院與育嬰院的興味，女共產黨員如尼古萊伊華，(Nikolayeva) 蓮尼拉，(Лина) 愛麗沙羅華，(Elisarova) 姐生，(Dashen) 等同志們，都很出力。所以此種工作雖大而且難，却發展得很快。

女共產黨員克羅潑斯喀亞 (Krupskaya-Ulianova-Lenin) 與曼新斯基 (Menshinsky) 二人，是男女勞工學校的發起人。

母性保護

共產黨婦女部對於兒童保護與母性福利二種機關，也很盡力。這種委員會的職務，就是力求實行蘇維埃政府所已通過的法令。然因種種環境上的關係，尤以戰爭演成的經濟困難狀況為最，以致此種法律未能完全普遍實行。這幾種委員會由於婦女部的指導，專向各地作保護母性的宣傳。因此勞動婦女對於這幾種保護妊娠與乳養母親的法律，都能完全了解，且協助而力求其實行。革命之後，政府雖頒布了「同工

同酬」的法律，然事實上大部份女工的工資，還與男子相差甚遠。同爲婦女工作上的技藝，不及男子那般熟練，所以婦女的工資常較男子爲低。各工廠對於女工方面的衛生，現已較前改良。母性福利委員會，竭力反對種種不衛生的設置，又與勞動婦女通力合作，以求實行關於工作方面安全的法律。勞動的女由母性福利委員會 (Mother's Welfare Committee) 的指導，獲得優待妊娠婦女的條件；伊們又在各工廠中協助設立浴室與公共食堂，以求衛生方面的進步。

烏克蘭 (Ukraine) 的婦女。由女共產黨員摩伊洛華 (Moirova) 的指導，對於上述幾項工作的成績，結果非常美滿。伊們在各工廠中，都設有保護母性的小團體。什麼育嬰院，幼稚院，兒童院，母親院各種機關

中；都以女工爲其中的主要分子，主持一切事務。

至於育嬰院的設立，城市中很多此種機關；鄉村間則較少。鄉村間夏季農事極忙，此時才有幾所夏期育嬰院設立。

我們要圓滿解決這個問題，須待國內物質狀態進步之後，才能達到目的。

知識的增高與教育的普遍

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婦女部，提倡增高一般婦女的知識，女工對於此事，曾與以莫大的援助。最近各省的婦女代表，都有學校的教職員，以及學校的發起人與組織者。還有好些婦女的代表，現在還繼

續不倦的研究教育原理。

過去的幾年中，每逢婦女開會議，總是要討論教育問題，所討論的範圍很廣。無產階級婦女，自己計算婦女不識字的人數，力謀普及教育，增高知識。如葉卡脫靈堡（Yekaterinberg）那地的婦女，都是自己調查與計算婦女不識字的人數的。

法庭中的婦女

俄國法庭中也有婦女充當推事與裁判官。在俄國東部，婦女之充任此種官職，尤為常見不鮮的事實。伊們從前數千年來，都生活在家庭的奴隸狀態之下，此外更要橫遭嚴重的宗教教條之壓迫。現在蘇維埃

政府頒布了男女同爲平等的國民之法律，俄國婦女的新紀元，於是就開始了。伊們從事種種社會上的活動，伊們供職法庭，法庭也能保護伊們的自由。巴喜克立 (Bashkiria) 與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二處的婦女，都早已在司法界中供職了。

學校中女子

婦女部爲謀善用婦女的工作能力起見，特選擇許多婦女，送入各學校去讀書，受相當的職業智識。伊們對於『兒童與母性保護』方面，尤特別的注意。俄國兒童與母性保護部的部長，就是同志萊布坦華。(Л. Бодова) 伊業已設立這許多學校，成效很著，并且還訓練許多看護婦與

其隨員。

婦女部并指派許多女工，送入各共產黨學校去讀書；其學額占全數百分之十。一九二〇年，婦女部派送到各地共產黨學校中去的勞農婦女，爲數有三千四百八十四人，校地廣達十省。

共產黨最重要的學校勃服特路大學 (Bordlou University) 中，對於專研究政治的婦女，已設立了一種特別專科了。

對於婦女之文字的宣傳

婦女部除設立上項的學校外，還要召集會議，口頭宣傳主義；此外更要實行文字上的宣傳，發行七十四種週刊，專門討論婦女問題。

中央婦女部發行一種週報，向各代表指示種種進行的方法，一面宣傳主義，一面記載女工運動的消息。中央婦女部又出版一種月刊，名爲『婦女共產黨』（Communist Women）每期能銷三萬餘份。

中央婦女部又設一特別文字宣傳委員會，發行宣傳主義的文字如小冊子，傳單等物，專論婦女勞動運動的問題。半年以來，討論關於黨中婦女服務問題的小冊子，婦女部發行了四十萬本。最近又出版了一種第一次婦女國際共產黨大會（First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Women's Conference）的報告。

婦女與生產問題

蘇維埃俄羅斯底婦女

現在勞農國家，急於解決依共產主義的原則，建設一新經濟的生產制度問題，須要婦女與以援助而分擔此項責任才好。

現在新的勞動組織法，根據於下列幾點而成：

(一) 將全國各種勞動力，與以確切的調查，及適當的分配。——婦女亦包括在內。

(二) 以社會的經濟，代替個人的經濟。

(三) 根據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原則，改造社會的生活基礎，使婦女盡其全力於生產貨物的勞動。

二性共同從事國內生產事業的佈告發表後，變更男女間相互的關係不少。婦女現在不再倚賴伊的丈夫過活了。今日世界上男女二性

同爲生產者，即同爲製造麵包者的國家，只有這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一國。「作工的得食。」「不作工的不得食。」俄羅斯共和國，根據於共產主義，繼續發展，援助婦女謀得各種工作上的位置。因多數男子都出外從軍了，於是婦女就墊補他們的缺位，加入工廠作工。據國民職工組合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 的報告，多種產業中，婦女實居多數。

職工組合中的婦女

組 合 別	會 員 總 數	婦工所佔的百分率

食物工人	一三三〇・〇〇〇	未詳
公共食堂工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四・五
裁縫工人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七四・二
烟草工人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七三・五
藝術工人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七一・四
醫院與藥房工人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六
紡織工人	三三五〇・〇〇〇	五八・八
家庭工人	未詳	五三・二

行政機關僱員	八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玻璃與磁器工人	三五・〇〇〇	三九・八
印刷工人	六〇・〇〇〇	三九・二
美術工人	八〇・〇〇〇	三七・三
文具工人	一二二・〇〇〇	三七・一
化學工人	一三二・〇〇〇	三一・〇
農業工人	二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
公共田地工人	一七八・〇〇〇	二四・八

蘇維埃俄羅斯底婦女

五金工人	五〇〇・〇〇〇	一二四・七
運輸工人	一〇〇・〇〇〇	一三三・三
皮革工人	一五〇・〇〇〇	二二一・六
礦工	二七五・〇〇〇	一八・〇
木工	一〇〇・〇〇〇	一四・九
水路運輸工人	二〇〇・〇〇〇	一四・五
鐵路工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二

此外還有幾種產業，婦女都沒有代表赴會。

婦女雖在多種產業中

占多數，然而工廠行政委員會中的女代表，其數實在很有限。試舉例如下：

三十八省紡織產業的幾個行政委員會中，委員的人數，共有一百九十四人，其中婦女只有十人。惟科斯脫羅瑪（Kostroma）一處爲例外，婦女在職工組合的管理部中竟占多數。

結論

千百萬女工之加入工廠作工，若不依共產主義的原則，決不能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然而實際上沒有婦女的援助，於勞農國家產業的前途，亦很不利。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的制度大變；工人因之獲得許多真

正的利益。在國內戰爭期中，男女勞動者所受的痛苦愈重，他們的意志也愈堅。現在他們都實踐馬克思的名言：『勞動者要由他們自己的努力而獲得他們的自由。』城市中的勞動婦女，一旦覺悟伊們的權利，就信仰共產主義了。但鄉村中的農耕婦女之覺悟，却很遲緩。所以這是共產黨的職務，定要想個方法去引起農耕的婦女之階級覺悟才好。

這也是蘇維埃俄羅斯的一件大事：就是設法使回教婦女覺悟。俄羅斯東部的人口，差不多全數信奉回教，婦女部向他們努力宣傳主義，希其覺悟。由於婦女部的努力，有許多信奉回教的婦女，都投到蘇維埃政府的旗幟下面，而改信共產主義了。東部俄羅斯，各地都有女工召集會議，預備舉行第一次全俄婦女大會。最近東方婦女共產黨大會，已在莫

斯科開會。巴喜克立，(Bashkiria) 甘吉細亞，(Kirgisia) 薩泰立(Satavia)等處的女共產黨，都穿了伊們本地的土衣，面被面紗，來莫斯科赴會。

婦女部對於有智識的婦女，如教育家，著作家，醫生，看護婦，電話工人等類，也都竭力宣傳主義。

婦女部所做大而且難的工作，實堪快慰。因婦女部的努力，婦女都從事各種建設的社會事業與政治工作，伊們也都完全覺悟伊們國民的權利。我們在各種重大的職務上，都能找出勞農婦女在那里服務。有一婦女，(譯者按：即指著者自己)伊是婦女部的部長，伊是人民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伊組織公共食堂，伊指導社會保護兒童。營謀國家福利的

各種活動，伊都一概參與。伊對於新的工人國家的成立，是一個有功的份子。伊的努力爲國家服務，因爲覺悟伊的義務，伊與男子爲同等的國民之一個觀念所致。在這社會革命的三年中，婦女的階級意識發展得很快。婦女的團體，擴大得也很快，這可以說是一種真正的羣衆運動。現在大家都知道，勞農共和國倘不與共產階級婦女通力合作，有許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俄國東方的婦女

Hulet M. Wells著 朱枕薪譯

蘇維埃俄羅斯的新法律，賦給婦女以種種權利，可說是俄國婦女的福音。法律上對於進化較爲遲緩的民族之婦女，尤爲特別保護。我與一俄國朋友在阿斯屈來汗（Astrakhan）會見幾位屬於蒙古種的卡而默克人。（Kalinks）他們智識豐富，是他們一族中的特出人才，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黨員。內中有一位婦女向我們說，俄國革命，伊們族中的婦女，受惠尤多。男子現在不復能如從前那般的打罵他的妻子了。伊又說，婦女如受伊的丈夫虐待，即可請求離婚。

按照族中的舊習慣，婦女可以買賣，男子都出錢購買他的妻子。如

一少年看對一位少女，欲娶之爲妻，目前苦不能交足伊的身價，那末，他可書一筆據，上書沒有付清的款項若干，交給他所要娶爲妻子的父母，以後就按期分次交銀。待至銀數交足之後，父母就將他們的女兒送他做妻，人銀二交，這種辦法真再完美也沒有了，在這預定的時期中，伊已歸他所有，他人就不得購伊作妻了。有時男子在女子身體沒有完全付清之前，就把他預定的妻子偷搶去了，偕同他的美麗的玩物，去他自己的家裏，到了家裏，那就什麼事都沒有了，他倆成爲夫婦，男女二家仍恢復親戚的關係。只是可惡的野蠻的布爾什維雪姆（Bolshevism）却把這種善良的舊有的習慣破除了。

我在俄國經歷的事情，有一件最使我腦筋感受深刻的印象的，就是

俄國東方進步遲緩的民族之婦女的覺醒，伊們要求自由，伊們自己找尋自由，伊們拋棄舊日迷妄的信條，伊們更要解除男子造成的限制女性的束縛。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我取道去高加索種（Caucasian Race）產生的古地，此時巴古（Baku）正在舉行異常有價值的婦女會議，打破東方昏睡民族之遠古的信條。好多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婦女，共有一千二百人，伊們聚在一處討論婦女獨立的事情。在這一千二百人中，以種族別，有阿爾孟尼亞人，（Armenian）有喬治亞人，（Georgian）有俄羅斯人，（Russian）有堪迪人（Knefish）有韃靼人，（Tartar）有萊斯治亞人，（Leshian）以信仰別，有回回教徒，（Moslem）有古基督教徒，（Nestorian）有天主教徒，（Catholic）有猶太教徒；（Jew）以地方別，則有自平原來者，

有自高原來者，伊們都來聽那做事不辭勞苦的革命政府所帶給伊們的新制度之福音。伊們執旗高唱國際歌。(International——譯者註：國際歌的譯文，見小說月報俄國文學研究號)伊們選出赴婦女國際共產黨世界大會的代表，因為婦女國際共產黨不過再有四個月的功夫，就要在莫斯科召集世界大會的。

六月中有一天，我在莫斯科獨自一人走至皇宮(Kremlin)的斯派斯基門(Spassky Gate)尋那經過大石塔的入路。忽有兵士數人阻我前進，我就以國際職工組合大會的證書與亞歷山大哥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親自簽名的請柬遞給他們看。他們很慎重，很細心的察看之後，就把證書與請柬交還我手，然後纔放我進去。我這次是初次到皇

宮裏邊來，當然要感覺到許多深刻的印象。我立在一處俄國昔日最神聖的場所，眼見還有幾人從外邊走進來呢。

我看我的請柬，知道婦女大會的會場，是在斯浮特洛夫廳。*(Sverdlov Hall)*我就問一位走過的人說，*“Sverdlovsky, Zal?”*（斯浮特洛夫廳？）於是他就指示我到那邊去，走廊走完後，豁然開朗，即見一高大而美麗的圖形的廳堂。

婦女大會正在開會。哥倫泰坐在主席台之中央，伊的左邊，坐着一位俄國的女士蓮麗娜，*(Lilina)*伊的右邊，坐着一位德國的女士克萊拉柴脫金。*(Clara Zetkin)*伊們都用四種文字演說。我在靠近門口的座位上坐下。此時柴脫金正在演說，慷慨激昂，伊演說完畢後，不知怎的竟

昏倒了。後經大眾狂熱的鼓掌，方纔把伊喚醒。

婦女一個一個接二連三的走到臺上去演說。伊們的演說辭，現在不便詳細記載。總之，伊們都演說革命與婦女之關係，以及各國的婦女運動與伊們的宣傳事業。荷蘭羅蘭霍爾斯脫女士 (Roland Holst) 演說完畢後，即由瑞士羅沙勃洛克女士 (Rosa Bloch) 演說，勃洛克之後，由從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來的一位婦女演說。

從土耳其斯坦那邊來的這位婦女，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工人。伊講到東方婦女的狀況，伊說，東方的婦女，除言語，衣服，風俗三者之外，其餘一切都已與俄國同化，並無什麼差別。東方這種婦女，我實在沒有言詞可以形容伊們，伊們不知像什麼。伊說到這里，忽然中止了。各代表異常

奮興而有精神。伊們都朝我這邊探望，很誠懇的朝我坐近的門口探望。伊們大鼓掌，掌聲如雷動！這裡伊們來了！這裡伊們來了！東方的婦女……！

這種奇怪的現象，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伊們中間，有許多蒙古種，韃靼種與土耳其種的回回教徒。這種道院中的婦女，伊們大多數的面龐，都是我們所不常經見好。伊們遠道來此，富有革命的精神。

伊們身穿黑布的長衣。下身有的穿着土耳其式的褲襪；有的穿着拖鞋，有的就赤足。伊們以爲此次赴會，會中祇有婦女沒有男子的，有幾位婦女取去面紗時，眼見亦有男子在內，又重復急急將面紗罩上了。

伊們之中有一位比較解放的婦女，走到伊同伴的面前，勇敢大胆的

揭去伊的面紗，於是就有幾位跟着伊這樣做了。有的頭上還罩着披肩，遮蓋着面龐，只露出一條狹隘的隙縫，藉以觀瞻一切。伊們多數還戴着一種特殊的高頭巾。這係用黑布製成，內置箍，罩在頭上，下穿白頭至腰的短衫。至于面前的隙孔，則有黑網蒙上，這樣伊們的面龐，就完全窺不見了。

伊們走入大廳，最先就看見我，我想我總該受歡迎。不料伊們却對我搖手。有一人揭開面紗時，見伊對面有個男子，就很羞恥，很怯畏的退後去了。伊那烏黑的眼睛，對我變白眼，伊又拖下帳幔，把我關出在外。

我們觀此可以知道，以此而代表國際的友愛，真是祇有空空洞洞的形式罷了。

孫中山先生演說集

定價 洋裝一元二角
平裝八角

是書爲黃昌穀先生集孫先生近年來講演詞之關於革命主義及方法者，都二十餘萬言，詳細編輯校對，並提注眉頭。此中諸稿，大率經孫先生閱定而曾發表于各地報紙或單行本者。如十講，過日本言論等，均編目列入。

上海民智書局印行

廣 (33)

朱執信文鈔

邵元冲編

這本書是專供青年們讀的，選錄朱執信論文中關於思想和理論方面之較少時代性的編爲這一本，至於長篇和繙譯的文字，或祇關於一人一時一事的，都沒有採入。

定價 洋裝八角
平裝五角

廣 (42)

中山學院叢刊第一種

孫文主義總論

邵元冲講演

此書以簡明的講演，述說孫文主義之產生，時代的背景，與各派社會主義的比較，其內容，及對于中國和世界前途之關係。共分四講，對於孫文主義，下公正平允的論斷。定價一角二分

廣 (44)

中山學院叢刊第二種

中國之革命運動及其背景

邵元冲講演

此書首講革命之意義，發生的原因，目的，及革命運動的種類；繼述孫中山先生革命以前之中國革命運動概況；末述中法戰後孫先生革命運動之概況，其背景，及其主張。

廣 (41)

母性復興論

出版預告

愛倫凱原著 黃石譯

本書根據安那佛萊斯英譯本重譯

。討論喚起母性復興的社會的手

段。全書共分三章：一，婦女與

道德；二，母性；三，母性教育

。約五萬言。

廣 (19)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

俄羅斯之婦女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譯者 朱 枕 薪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天吉里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廣州 上海西門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九十一號

發 (四二〇)

